

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

细说民国大文人

民国文林 编著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：细说民国大文人. 1/民国文林编著. 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
2010. 1

ISBN 978 - 7 - 80244 - 498 - 0

I. ①风… II. ①民… III. ①文化—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民国—通俗读物
IV. ①K825. 4—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5445 号

作 者：民国文林

责任编辑：刘宝明

出版发行：现代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：100011

电 话：010 - 64267325 010 - 64245264 (兼传真)

网 址：www. xiandaibook. com

电子信箱：xiandai@cnpitc. com. cn

印 刷：北京未来技术研究所印刷厂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：25. 5

版 次：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80244 - 498 - 0

定 价：36. 0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目 录

| | |
|-----|------|
| 黄侃 | (1) |
| 狂戾 | (1) |
| 伐异 | (7) |
| 趣闻 | (10) |
| 嗜欲 | (15) |
| 婚姻 | (20) |
| 圣童 | (23) |
| 师徒 | (24) |
| 治学 | (27) |
| 传道 | (31) |
| 大节 | (35) |
| 孝道 | (37) |
| 绝命 | (39) |
| 赞誉 | (40) |
| 刘文典 | (42) |
| 犯颜 | (42) |
| 傲睨 | (45) |
| 气节 | (48) |
| 奇貌 | (51) |
| 教学 | (53) |
| 治学 | (56) |
| 妙论 | (58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逸事 | (59) |
| 知遇 | (64) |
| 坚守 | (67) |
| 微瑕 | (68) |
| 真诚 | (69) |
| 归去 | (70) |
| 评价 | (71) |
| 赵元任 | (73) |
| 生平 | (73) |
| 语言 | (75) |
| 音乐 | (79) |
| 温婉 | (81) |
| 童趣 | (83) |
| 逸事 | (84) |
| 爱侣 | (89) |
| 婚礼 | (91) |
| 谐和 | (93) |
| 至交 | (95) |
| 眷恋 | (96) |
| 赏誉 | (98) |
| 刘师培 | (100) |
| 天资 | (100) |
| 治学 | (101) |
| 传道 | (103) |
| 国故 | (104) |
| 婚姻 | (105) |
| 逸事 | (107) |
| 书法 | (109) |
| 革命 | (109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变节 | (111) |
| 反目 | (114) |
| 袍泽 | (115) |
| 宽宥 | (117) |
| 玉折 | (118) |
| 评惜 | (119) |
| 吴宓 | (121) |
| 名字 | (121) |
| 少年 | (122) |
| 癖怪 | (123) |
| 逸事 | (124) |
| 风采 | (126) |
| 学道 | (127) |
| 为师 | (129) |
| 红楼 | (132) |
| 性情 | (134) |
| 真诚 | (137) |
| 自剖 | (138) |
| 师生 | (140) |
| 素友 | (143) |
| 激恋 | (144) |
| 抉择 | (150) |
| 晚景 | (150) |
| 悲逝 | (153) |
| 评析 | (154) |
| 钱穆 | (156) |
| 潜沉 | (156) |
| 传道 | (159) |
| 风华 | (165)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推崇 | (166) |
| 礼遇 | (167) |
| 异见 | (169) |
| 不谐 | (169) |
| 主张 | (171) |
| 爱国 | (173) |
| 逸事 | (174) |
| 性情 | (178) |
| 雅趣 | (179) |
| 婚姻 | (181) |
| 抉择 | (184) |
| 苦痛 | (185) |
| 素书 | (186) |
| 魂归 | (187) |
| 评说 | (188) |
| 王国维 | (190) |
| 独立 | (190) |
| 守缺 | (191) |
| 辩子 | (193) |
| 对话 | (195) |
| 教学 | (197) |
| 治学 | (199) |
| 词话 | (201) |
| 端穆 | (202) |
| 悲观 | (206) |
| 婚姻 | (207) |
| 嗜好 | (208) |
| 逸事 | (209) |
| 恩怨 | (211) |
| 黯淡 | (214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沉湖 | (215) |
| 逝因 | (219) |
| 誉美 | (223) |
| 陈寅恪 | (227) |
| 博学 | (227) |
| 尊崇 | (231) |
| 游学 | (235) |
| 治学 | (238) |
| 纯儒 | (242) |
| 风采 | (244) |
| 传道 | (245) |
| 提携 | (248) |
| 言论 | (250) |
| 性情 | (251) |
| 虚怀 | (254) |
| 清洁 | (255) |
| 僻冷 | (255) |
| 爱国 | (256) |
| 逸事 | (258) |
| 联语 | (260) |
| 伉俪 | (261) |
| 多舛 | (263) |
| 困囿 | (266) |
| 命运 | (267) |
| 晚景 | (268) |
| 归去 | (269) |
| 评誉 | (270) |
| 章太炎 | (272) |
| 革命 | (272)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立场 | (275) |
| 囚禁 | (279) |
| 气度 | (285) |
| 狂傲 | (286) |
| 疯子 | (291) |
| 迷糊 | (293) |
| 癖怪 | (299) |
| 逸事 | (302) |
| 戏谑 | (308) |
| 师徒 | (311) |
| 婚姻 | (312) |
| 大儒 | (316) |
| 雄论 | (319) |
| 传道 | (320) |
| 讲学 | (322) |
| 大暮 | (323) |
| 评赞 | (325) |
| 梁启超 | (330) |
| 启蒙 | (330) |
| 椽笔 | (334) |
| 忧国 | (335) |
| 求索 | (336) |
| 荣归 | (338) |
| 共和 | (339) |
| 周游 | (341) |
| 立场 | (343) |
| 言论 | (344) |
| 学术 | (345) |
| 教学 | (348) |
| 师徒 | (351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诤友 | (354) |
| 激赏 | (356) |
| 质疑 | (358) |
| 流质 | (360) |
| 性情 | (361) |
| 温情 | (364) |
| 淋漓 | (365) |
| 自负 | (367) |
| 内省 | (368) |
| 早秀 | (369) |
| 逸事 | (371) |
| 婚恋 | (373) |
| 风雅 | (376) |
| 嗜好 | (378) |
| 陨落 | (379) |
| 追怀 | (381) |
| 纷纭 | (382) |
| 主要参考资料 | (386) |
| 后记 | (393) |

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

细说民国大文人

——那些国学大师们



现代出版社

黄侃

黄侃（1886—1935），初名乔鼐，后更名乔馨，最后改为侃，字季刚，又字季子，晚年自号量守居士。湖北省蕲春县人。国学大师，语言文字学家。

关键词：狂戾、伐异、趣闻、嗜欲、婚姻、圣童、师徒、治学、传道、大节、孝道、绝命、赞誉

狂戾

黄侃年少时，拜访当时的文坛领袖王闿运，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，夸赞道：“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，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，却还一窍不通，真是钝犬啊！”黄侃听罢，立刻狂性发作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您老先生尚且不通，更何况您的儿子。”日后，黄侃发现王在日记中言及其父黄云鹄时，称黄云鹄“傲慢”、“举动怪异”，黄侃马上斥之“托人之言”，“真粪土也”。

黄侃去考秀才时，一场考完后，他便在考场中闲逛。这时有人架起锅煮鸭子，黄看后气不打

一处来，便在一旁默不作声，等鸭子煮熟了，黄侃上前一脚踹翻了锅。煮鸭子的考生气急，动手要打黄侃，黄亦不示弱，说：“不管你怎么样，今天你这鸭子反正是吃不成了。”该考生无奈，只好作罢。

在日本时，陈独秀曾到东京民报社章太炎寓所拜访同在日本的章太炎，章命弟子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。陈、章二人闲谈时，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，陈独秀列举戴（震）、段（玉裁）、王（念孙）诸人，多出于江苏、安徽，颇为自己为安徽人而自豪。后来话题转到了湖北，陈独秀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，章太炎亦附和。此时，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听到此言后马上大声反诘道：“湖北固然没有学者，然而这不就是区区；安徽固然多有学者，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。”陈独秀闻听此言，扫兴而去。

十年后，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，黄侃时亦在北大任教。一次，北大教授们集体做诗，咏古今名人，陈独秀说了一句：“毁孔子庙罢其祀”，黄侃马上对曰：“八部书外皆狗屁。”所谓八部书指《毛诗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、《说文解字》、《广韵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和《文选》。

许金城在《民国野史》记载：“（黄）季刚一身傲骨，满腹牢骚。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，目空一切！……我记得马寅初博士有一次也来看他，谈到《说文》，他一概置之不理，再问，他便不客气地说：‘你还是去弄经济吧，小学谈何容易，说了你也不懂！’”

黄侃与号称“两足书柜”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。一次，两人碰头抵足地凑在一起讨论学问，然而“言小学不相中，至欲以刀杖相决”。后来在同仁们的劝说下，黄侃才作罢。不过，黄、陈二人后在中央大学又为同事，二人“善遇焉”。黄侃为陈的《史通补释》作序，在序中称陈为“魁儒”，是刘师培之外又一博学之人，自称“门下士”。后陈汉章患病，旁无童仆，汤水极不便。黄侃怜之，买了两瓶橘汁，让侄子黄焯送去。陈汉章辞职回乡时，黄侃准备送他一张床、一个菜罩，但因不知其门牌号，又找不到汪东，而没有送到，黄侃很是“怅然”。

北大学生毕业时，按惯例要制作精美的同学录。同学录的印刷费很高，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。但黄侃对此不以为然，他既不照相，也不捐钱。学谱印出后，学校送给他一册，留作纪念。黄侃拿到册子便将它丢入河中，忿然骂道：“一帮蠢货，请饮臭水！”

黄侃过生日，他在北大国文门的弟子们登门贺寿。一进黄宅，几位学生便

毕恭毕敬地给黄侃行了三鞠躬礼。不料黄侃却勃然大怒：“我是太炎先生的学生。我给太炎先生拜寿都是磕头。你们却鞠躬吗?!”吓得几位学生只好重新磕头行礼。

黄侃在中大时，听人说起“汪黄”，便怒气冲冲地找到汪东说：“外面的人言中大学者必称‘汪黄’，我比你年长，为何你要置我于我上?”汪东莫名其妙。旁边有人笑道：“你们都误会了，‘汪黄’不是什么好名字，当朝政府里另有‘汪黄’，与你二人无关。”原来，当时正对日和谈，国民政府的代表是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外交部长黄郛，时人对二人颇为不耻，将他们称为“汪黄”，是将二人比作南宋时对金称臣的汪伯彦、黄潜善（史称“汪黄”）。黄侃听罢这才怒气顿消。

黄侃在中大教书时，常与胡小石探讨学问。胡在中大教授甲骨文课程，曾以甲骨文纠正汉儒许氏《说文解字》之非。但黄侃认为甲骨为后人伪造，不可信。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，甚而击碎玻璃板。但辩论结束，二人友谊，又“固如初也”。

中央大学学生常任侠曾拜在黄侃门下，后留在中大任教，每年春节，必去黄侃家中叩首致敬，平日亦常去问学。一次，常备课时，不知《秋螽吟馆诗抄》中《兰陵女儿行》句“天吴紫凤贴地满”何解，便去问黄，黄侃以为常有意考他，竟不回答，怒向中文系主任汪东道：“常生不驯，可以开除。”汪答：“常生已经毕业，留在本校教书，已经无法开除。”黄只好作罢。常任侠知黄脾气，日后亦常去请益，而黄侃待之如常。

黄侃对同时代的文人学者，少有赞许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胡适、皮锡瑞等人是他在课堂上常骂的对象。他对学生说：“我骂他们，是看得起他们，否则就不必费唇舌了。”又对学生说：“我骂他们可以的，你们还不够资格骂哩。”但他却并不因骂他们就他们将他们贬得一无是处，他将皮锡瑞的《经学历史》用作教材，常常在课堂上逐条进行批评，但又常掩卷歌唱，唱罢叹道：“皮锡瑞的文章真好!”又说康有为十七日著成《广艺舟双楫》，真算得才子。

黄侃自视极高，偶对老师章太炎亦有微词，也曾自负地说：“余观书之捷，不让先师刘君（刘师培）。”

一次，黄侃到柳诒徵家中拜访柳，回家后，黄侃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此君亦谈音韵，可晒也。”黄侃一次与胡小石、王伯沆、汪辟疆作诗钟，其中分别嵌有“的”“话”二字，因为柳诒徵是镇江人，发言时，动辄以“的话”二字作

助词。而柳氏后人回忆柳诒徵曾说：“黄侃好骂人。”

黄侃在北大教书时，对傅斯年极为器重，后来傅为新文化阵营所吸引，倒向胡适，黄侃很是气愤。据罗家伦回忆说：“从《新青年》出来以后，学生方面，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，像傅斯年、顾颉刚等一些人，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，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，但是后来都变了，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，恨之入骨。”

黄侃鄙薄为官之人，与曾任南京市市长的同乡至交好友石瑛绝交。1926年，武昌高等师范改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，黄侃任代理校长，因其喜欢骂人，作风霸道，教育部便正式委派石瑛担任该校校长。到任的第一天的校务会，石瑛踌躇半天才开口道：“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专制……”话还没有说完，黄侃便站起身来说：“听说石瑛的姆妈偷和尚。”石瑛当即问他为何如此无理，黄说：“我听说的。”说完当即辞职。

章太炎曾在给他人的信中记录黄侃的一件趣事：黄侃称呼校长石瑛为“阁下”，石瑛对黄侃说不能用这样“腐败口吻”称呼他。黄侃反问道：“称你为王八蛋，成吗？”

黄侃和黄菊英婚后不久，便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，在南京九华村自建房屋一栋，取名“量守庐”，藏书满屋，怡然自乐。在中大时，黄侃被称为“三不来教授”，因为他和校方约定，每遇刮风、下雨、降雪，他便不到校上课。故每逢天欲雨未雨、欲雪未雪时，学生们便猜测黄侃今天会不会来上课，有人常戏言“今天天气黄不到”，往往是戏言成真。

武西山回忆黄侃的“三不到”为刮风不到，下雨不到，不高兴不到。天气变化，学生能知，但“不高兴”，则令人莫测。有时黄侃在家骂人，或受着某事的刺激，便迟迟不来上课。学生久等不来，就各自散去，等他来时，见班中只有两三人，也照讲不误。

武西三回忆，有一次，黄侃收到一封匿名信，信中“说他骈文作不过李审言，经学赶不上皮锡瑞，何必自负。他收阅后大发雷霆，疑惑是我们那班学生写的，于是在上课时，大骂十日。”之后，因无人应答，黄侃自知骂错了对象，便向全班同学道歉。

著名词章家吴梅与黄侃同在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，二人私交甚厚。某日，黄侃邀请吴梅赴蟹宴。两人酒足饭饱之际，谈起学问，吴梅激辩自己说的正确，黄则坚持吴说的不对。当时黄侃借着酒性，一个巴掌打将过去，吴梅也

不敢示弱，立即还手。两人转而跳出座位，拟角斗，被人拉开。酒醒后，两人和好如初。

袁鸿寿在《吴瞿安（吴梅）先生二三事》中说：“一九三四到抗日战争这几年，瞿安先生为什么如此痛苦、如此颓废呢？据我所知，有三种压力伤了他的心。……最使他伤心的事是到了南京，黄季刚先生曾讥讽曲学为小道，甚至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为教授，从谩骂发展到动武。排课的人只得把吴的课排在一三五，黄的课排在二四六，使他们彼此不相见面。”

但黄侃的弟子程千帆认为袁的记载不真实，他说黄、吴二人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共事，常常诗酒往还，交情渐密，他记得有一次，黄、吴二人发生了一点口角，但只是醉后失态，绝不涉及学术问题，当时既未动武，事后也并无芥蒂。

一次，某达官宴客，亦请黄侃。席前，大家虚上座以待，一留洋归国的少年最后至，并不谦让，径坐首座，同座多有不平，黄侃亦然。席间，某少年夸耀说，适自某达官家来，又某达官约宴，尚无暇前往，黄侃啐道：“你这人真没学问！”该少年即说自己留学某国某国，共有五六年之久，何以要说他没学问呢？黄侃起身说：“鄙人留学中国，四十余年，尚谈不到学问，你五六年之久，算得什么呢！”说话间，打了该少年一记耳光，待该少年欲还手，众人早将他拉扯出去了。

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，黄侃偏偏不遵守此规定。门卫见他 不戴校徽，便要看他的名片，他怒道：“我本人就是名片，你把我拿去。”遂与门卫发生争执。后争执惊动校长，由校长调解，并向黄侃道歉才算了事。

有一次，上课铃响后，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，没有起身前往教室的意思。学生们等了一会儿，未见黄侃来上课，便赶紧向学校教务处报告。教务处职员赶紧去请黄侃上课，说：“上课时间到了，该上课了。”谁知黄侃两眼望天，冷冷地说：“时间到了哦，钱还没有到呢。”原来，学校没有及时给老师们发薪水，黄侃拒绝上课表示不满。教务处赶快替他领来薪水，他这才去教室上课。

下雨天，黄侃总是穿着钉鞋到学校上课。“钉鞋”又称“木屐子”，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，厚木块为鞋底，再钉上铁钉防滑。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，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。上完课后，天晴了，黄侃便换下钉鞋，用报纸包上，挟着出校门。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，见他土里土

气，带一包东西，便上前盘问，并要检查纸包。黄侃二话不说，放下纸包便走，之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。系主任见黄连续几天未到校，以为他生病了，便登门探望。系主任问其故，黄则闭口不答，系主任不知所以然，赶快告诉校长。校长亲自登门，再三询问，黄才说：“学校贵在尊师，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，形同搜身，成何体统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”校长再三道歉，后又托人前去劝说，也无济于事。从此，黄侃就离开中央大学。

黄侃到中央大学教书，后来中大校长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，黄侃闻讯后，勃然大怒，说师道沦亡，一定要离开中大。黄侃写信给他的学生们说：“……但既已悬辞于前，又复勉留于后，直视去就如儿戏，诸生何取焉？‘慎尔忧游，勉尔遁思’，诸生爱我，当为我咏也。”

黄侃离校前，常任侠曾受中文系学生会之托去劝说黄侃。黄侃说：“你不留我，你应随我同去，我到哪里，你跟我到哪里。”常解释说：“中大国文系集中了许多著名的国学大师，有优良的传统，学生各有专攻，也希望兼采众长，因此同学们不愿诸师分散。我是代表学生会来的，恳求老师不要离去。”常正为难之际，恰好朱家骅亲自登门拜候，黄侃让常到内书室稍候。听到朱诚意挽留，黄侃表示可以继续任教，常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放下心来。

黄侃傲睨万物，一次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谈佛法，两人争辩“离尘即心、转识为智”，黄侃无名火动，拍案而起，拂袖而去。回家后，正好有人请他写对联，他挥笔写下：“乃有芜青，唐突人蓂（同参）。”并注云：“某夕出与欧阳先生论学不合，愤而书此。”

吉川幸次郎说黄侃性格、脾气极为傲慢，当他想到南京拜访黄侃，请黄的同门、时在北京的马幼渔、吴承仕给他开一封拜识黄侃的介绍信时，他们却没有写。吉川在中国留学，听过北京许多学者的课，但黄侃却对他说：“那么无聊的课，你竟听了这么长时间！”黄侃还说：“现在的学则是凌虐古人，欺骗今人。”

黄侃曾在私立中华大学任教，在该校，黄侃只拿薪水，从不到学校去上课。时间长了，学生们不见黄侃来讲课，便找到校长陈时责问：“学校课表上列了黄季刚先生的课，为什么这年把时间了，我们连他的人影都没有见到？是不是学校没有把钱给他？如果学校没有把钱给他，那要退我们的学费，就是因为有鼎鼎有名的黄季刚先生给我们授课，我们才交这么多的学费的。”陈时直喊冤枉，说：“我每个月是几百块现洋给他，哪没给钱呢？”陈时无奈，便

到黄侃家中劝说黄侃去给学生上几堂课。于是黄侃便上了他在中华大学唯一的一次课，他到了课堂上，开口便骂：“你们是何等动物？非要我来上课？你们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，就说是我的学生，还怕没得饭吃？看哪个不派你事做？”

1927年，黄侃到暨南大学任教，一日，他遇到也在暨大教书的学生黄某，黄侃便问黄某教的什么课，黄某说是哲学，黄侃大声问道：“你自己懂不懂？莫在课堂里对学生瞎三话四！”黄某大窘。

黄侃在南京时，一次遇到考试院院长戴季陶。戴寒暄道：“先生近来有何佳作？”黄答：“我正在编一部正编《漆黑文选》。”戴季陶正在疑惑中，他又说道：“你最近那几篇皇皇文告，我已经选进去了。”黄侃所说“漆黑”是“昭明”（出自《昭明文选》）的反义词，黄侃以此讽刺戴季陶写迂腐文字。举座皆愕然。

刘成禺说黄侃：季刚少溺女色，晚年更沉湎于酒，醉中狂骂人，人不能堪。刘成禺曾劝他：“学者变化气质，何以你的学问越精进脾气便越坏，你又何必学汪容甫呢？”黄侃答曰：“我乃章句之儒。”

对于黄侃的狂，弟子刘太希说黄侃“惟其真挚，故不解作伪，视朋友如骨肉，有不合，呵责随之，晚年尤旺，人多不敢近，亦由病态使然也”。

伐 异

黄侃在北大任教时，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，每次上课必对白话文痛骂一番，然后再讲课。往往一节课50分钟，黄侃将其中的一多半用于骂白话文。后来他回到武昌高等师范任教时，依旧鄙夷白话文。徐复观曾听过黄侃的课三次，他回忆，黄侃上课时常常说笑话或骂人，他所骂的或开玩笑的，都是些提倡白话文学之士。

1917年，年仅27岁的胡适自美国留学归来，被聘为北大教授，又因发起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。胡适的卓绝见识，更是将黄侃生平最得意的、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拉向了新文化阵营。所以，黄侃每次上课，总要先骂一通胡适，才正式讲课。

一次，黄侃当面向胡适发难：“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，未必出于真心。”胡适不解其意，究其故。黄说：“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，名字就不该叫胡适，应称‘往哪里去’才对。”胡适闻言，十分尴尬。